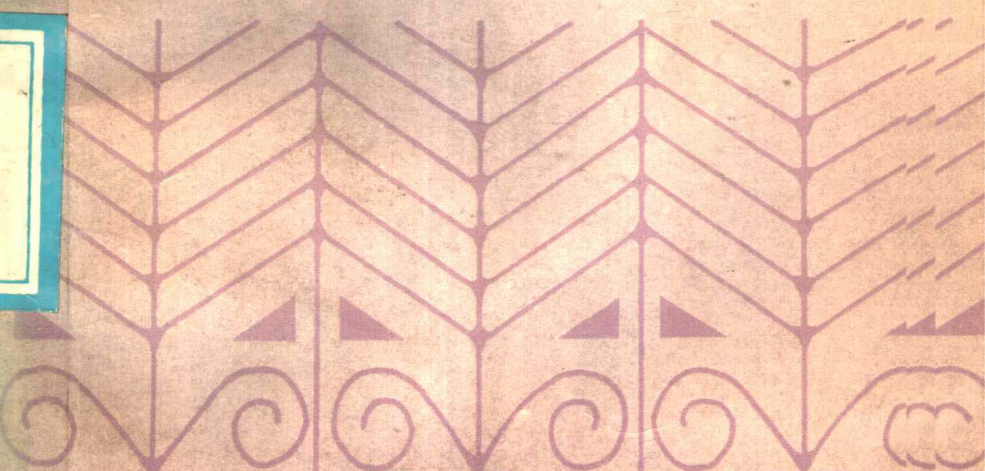




中学古诗词译析

严迪昌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学古诗词译析

严迪昌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学古诗词译析

严迪昌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125 字数：160,000

1986年元月第1版 1986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9,800

统一书号：10276·12 定价：1.30元

目 录

伐檀 《诗经》	1
硕鼠 《诗经》	5
国殇 屈原	8
长歌行 无名氏	14
观沧海 曹操	17
归田园居 陶渊明	21
饮酒歌 陶渊明	25
敕勒歌 无名氏	29
木兰诗 无名氏	33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40
回乡偶书 贺知章	44
过故人庄 孟浩然	48
登鹳雀楼 王之涣	52
凉州词 王之涣	55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59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63
鸟鸣涧 王维	67
行路难 李白	70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73
望天门山 李白	82

秋浦歌	李白	88
静夜思	李白	92
别董大	高适	96
兵车行	杜甫	99
石壕吏	杜甫	105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109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	113
闻官兵收河南河北	杜甫	119
春夜喜雨	杜甫	124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128
卖炭翁	白居易	132
琵琶行	白居易	137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154
忆江南	白居易	159
渔歌子	张志和	162
老夫采玉歌	李贺	165
江南春绝句	杜牧	173
蚕妇	张俞	178
惠崇春江晚景	苏轼	181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	186
雨霖铃	柳永	192
如梦令	李清照	196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200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辛弃疾	203

破阵子 辛弃疾	208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213
书愤 陆游	220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陆游	229
扬州慢 姜夔	234
石灰吟 于谦	238
舟夜书所见 查慎行	241
夜起 黄遵宪	244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秋瑾	250

伐 檀

《诗经》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1〕}。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2〕}？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3〕}？彼君子兮，不素餐兮^{〔4〕}！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5〕}。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6〕}？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7〕}？彼君子兮，不素食兮^{〔8〕}！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9〕}。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10〕}？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11〕}？彼君子兮，不素飧兮^{〔12〕}！

【简注】

〔1〕坎坎：象声词，用斧砍伐木头的声响。檀：树名。檀树质地坚实，是造车子的好材料。寘：同“置”，放置。之：前一个“之”是代词，指代檀树；后一个“之”是助词，相当现代汉语中

的“的”。干：河岸。兮(xī希)：语气助词，相当现代口语中的“啊”、“呀”、“呵”、“哟”等。涟：风吹水面起的波纹叫“涟”。猗：同“兮”。〔2〕稼：耕种。穡(sè色)：收割庄稼。稼穡连用，指农业劳动。胡：何，为什么，怎么？禾：黍、稷、稻等粮食作物总称。廛(chán蝉)：原指一夫所居，引伸为一夫之田，即百亩。禾三百廛：指三百夫所耕田里生产的禾谷。廛，一说同“缠”，束。三百：是泛指数，极言其多。〔3〕狩(shòu兽)：冬季打猎。猎：夜里打猎。瞻(zhān占)：看到，望见。尔：你，指剥削者。县：借作“悬”，挂。豨(xūn宣)：猪獾(huān欢)。〔4〕彼：指示代词，那些。君子：大人先生，老爷，指剥削者。素餐：白吃饭，不劳而获。〔5〕辐(fú福)：车轂上的直条。这里指可做车辐的木材。直：平静。一说是直纹水波。〔6〕亿：同“亿”，束。另一说是“十万”，指禾把数目。〔7〕特：三岁的野兽。〔8〕食：吃。〔9〕轮：做车轮的木材。渭(chún唇)：水滨。沦：小的细而成圈的水纹。〔10〕圉(qūn群阴平)：圆形谷仓，即囤。一说借作“捆”(kǔn)，即“捆”。〔11〕鹑(chún纯)：鸟名，即鹌鹑，肉味美。〔12〕食(sūn孙)：熟食，泛指进餐。

【散译】

丁丁咚咚砍伐着檀树啊，把砍下的檀木放到那河边上，河水清清地漾着波纹。你是个什么农活儿都不做的人，凭什么要获取成千上万捆的稻禾呢？你是个从来不出去狩猎的人，凭什么在你家庭院里能挂上这些猪獾呢？那些大人先生呀，可不是白吃闲饭的呀！

丁丁咚咚砍伐着能做车辐条的树木啊，砍伐下来放到河旁边，河水清清，波纹平静。你是个既不插秧又不收割

的人，凭什么把千千万万捆庄稼都拿去呀？你是个不捕也不猎的人，凭什么在你庭院中满挂着各种野兽呀？那些大人先生呵，可不是白白享口福的呀！

丁丁当当砍树做车轮，砍下来放在大河边，河水清清的波纹如鳞细。你是个不种也不收的人，为什么把千万捆粮食庄稼搬进仓？你是个不打猎不围捕的人，为什么你家满院子挂着鹌鹑呢？那些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吃得香的呀！

【赏析】

在《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诗作中，“国风”部分精采的作品最多，这篇选自《魏风》的《伐檀》又是“国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这是当时流传在魏地（今山西省西南部）的一首民歌，是一曲劳动者——伐木农奴的咏叹调，也是对剥削阶级的讽刺诗。

《诗经》中作品的写作手法可分为“赋”、“比”、“兴”三类。“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特点是铺陈开来写，直接叙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譬喻和比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在一篇或一章诗开始时，运用和下文有某种联系的景物作为发端。这篇《伐檀》用的是“兴”的手法。

全诗共三章，分别用砍伐檀木，制作车辐、车轮的木材的劳动过程作为兴起，引出对剥削者不劳而获攫取粮食、猎物的行为的谴责；又用对劳动场地河水的清澈平静的描绘，引出劳动者厌恶寄生虫的内心的愤慨不平。这

就是“兴”的手法。

河水是那样清澈明净，现实是如此混浊污秽；一方面是辛苦地劳动，另一方面坐享其成，贪心不足。劳动者两手空空，不劳动者却粮满仓、猎物满庭。在一唱三叹中对照显现得更加鲜明。这是一首有强烈的斗争性的民歌。

全诗三章结构重迭，第二、第三章和第一章之间只换了少数的字。这种结构形式叫做“重沓”（即重章）、“复唱”，是风诗中常用的形式。反复咏叹，增强抒情效果，极象今天的歌词形式。《伐檀》和下面一篇《硕鼠》都属于换韵的重唱复唱，三章诗用的韵脚各不同。这一形式对后代民歌及文人作品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顺便说一下，《伐檀》和《诗经》中许多作品一样，所押的韵今天读起来好象不属同一韵部了，这是因为古今读音有着很大的变异。如这首诗第二章中“辐”、“侧”、“直”、“亿”、“特”、“食”按现代语音都不是一个韵母了。在古时这些读音是怎样同韵的，其中有些字的读法今天已经弄不清，读不准了。

硕 鼠

《诗经》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1〕}！三岁贯女，莫我肯顾^{〔2〕}。逝将去女，适彼乐土^{〔3〕}。乐土乐土，爰得我所^{〔4〕}。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5〕}。逝将去女，适彼乐国^{〔6〕}。乐国乐国，爰得我直^{〔7〕}。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8〕}。逝将去女，适彼乐郊^{〔9〕}。乐郊乐郊，谁之永号^{〔10〕}？

【简注】

〔1〕硕(shuò朔)：大。无：通“毋”，不要，表示禁止。黍(shǔ暑)：粮食作物。子实叫黍子，碾后称为黄米。〔2〕三岁：三是泛指多数，三岁意为长时间。贯：供养，伺候。一说“贯”是“𡩺”的通假字。女：同“汝”，指称硕鼠。〔3〕逝：通“誓”，发誓。去：离开。适：去，往，到。彼：指示代词，那个。乐土：安乐的地方。〔4〕爰(yuǎn员)：于是。所：处所，地方。“得……所”是得到安居乐业的处所。〔5〕德：名词用作动词。意为施恩、

加惠，给……以好处，好心对待。〔6〕乐国：意同“乐土”。“国”在那时多半指诸侯统治的政治区域，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7〕直：处所的意思。〔8〕劳：慰问，慰劳。〔9〕乐郊：即乐土的意思。〔10〕之：助词。永：长。号：哭。

【散译】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准你再吃我种的黄黍。多年来一直是我养活了 you，可你从不肯对我有点照顾。我发誓要离开你这里，去到那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处所。乐土啊乐土，那才是我的安身之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别再想吃我种的小麦。多年来一直是我伺候你，可你从不曾给我一点恩德。我发誓要离开你这地方，去到那个可以安居谋生的处所。乐国啊乐国，只有到那里才是乐得其所。

大老鼠啊大老鼠，从此别再吃我种的禾苗。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养肥了你，可你从不曾对我表示过慰问。我发誓要离开你这里了，去寻找那块可以安居的乡土。乐郊啊乐郊，到了那儿谁还会会长哭哀号？

【赏析】

《硕鼠》也是《诗经·魏风》中的作品，它在鞭挞剥削阶级的贪婪自私、不劳而获的丑恶行为时，语调上要比《伐檀》激昂。这是一首辛辣的抗争歌。诗中除了抗议、指斥黑暗外，还朴素地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对自主命运，自己支配自己的某种向往。

《硕鼠》在写法上采用的是“比”的手法。诗一开头就直率明白地用田野里吞噬粮食的大土耗子来比喻坐吃现成的剥削者，这个比喻是形象的，也是能揭示本质的。所以，在“人”与“物”，在“比”与被“比”的两者之间，取得了形神契合的效果。它犹如一幅线条简炼的漫画，三笔两笔就将剥削者的嘴脸勾勒出来了，把特征略带夸张地显现出来了。

在深感愤慨的抗争中，《硕鼠》流露的情绪并不低沉哀伤，相反倒是很昂扬乐观，似乎很有信心。这从“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到“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的各章后半部分里可以感知。这表现劳动者即使生活在沉重的剥削和压榨下，也没有消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这种情绪也似表明着诗中的劳动者已不是前期奴隶社会的奴隶，而是稍有一些人身自由的可以流徙逃亡的庶民。否则，一切都属于奴隶主，包括其人身也是奴隶主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的奴隶，是不大可能随便唱出“逝将去女”的心声来的。

全诗三章反复其词，叠语连章，结构是与《伐檀》一样的。但也有一点小区别，即《硕鼠》在三章蝉联叠唱中，不只更替了部分的词语，而且在第三章结尾处“谁之永号”用的是诘问句。这句式与前两章的结句不同。变化此句不只抒发了乐观情绪，而且也显现了一种欢欣鼓舞、具有鼓动性的色彩。同时也使诗篇多了一点弦外的余音。

国 殇^{〔1〕}

屈 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2〕}， 车错毂兮短兵接^{〔3〕}。
旌蔽日兮敌若云^{〔4〕}， 矢交坠兮士争先^{〔5〕}。
凌余阵兮躐余行^{〔6〕}， 左骖殪兮右刃伤^{〔7〕}。
霾两轮兮絏四马^{〔8〕}， 援玉枹兮击鸣鼓^{〔9〕}。
天时怱兮威灵怒^{〔10〕}， 严杀尽兮弃原野^{〔11〕}。
出不入兮往不返^{〔12〕}， 平原忽兮路超远^{〔13〕}。
带长剑兮挟秦弓^{〔14〕}， 首身离兮心不惩^{〔15〕}。
诚既勇兮又以武^{〔16〕}， 终刚强兮不可凌^{〔17〕}。
身既死兮神以灵^{〔18〕}， 魂魄毅兮为鬼雄^{〔19〕}！

【简注】

〔1〕国殇：据《小尔雅》，无主之鬼叫殇。国殇则指死于国事——为国牺牲的将士。〔2〕操：持，拿着。戈：一种古代兵器。吴戈：春秋时期吴国制作的戈以锋利闻名，故习惯称吴戈。被：同“披”。犀甲：犀牛皮做的甲冑。〔3〕错：交错。毂（gǔ古）：车轮中心安放车轴，承接车辐的部位。车错毂：指敌我双方激烈近战，兵车互相接触交错。短兵：指刀剑一类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古代战车具有猿轡、方箱、长毂、双轮的构造特点，一车备御者、戎右、主

帅三人，后随步卒七十二人。敌我交战时，战车一字横列，先以弓矢对射，然后驱车相攻，至轮毂交错、车毁马伤时，方能短兵相接。此处的“车错毂”、“短兵接”是说开战前战车排列，车毂望之如错，短兵望之如接。到第四句才有“矢交坠”的对射，车战才正式开始。〔4〕旌：用羽毛装饰的旗。敌若云：形容敌军众多。〔5〕矢交坠：箭矢纷纷坠落双方阵地。〔6〕凌：侵犯。余：第一人称代词。指代我方。躐(liè列)：践踏，切断。行(hóng杭)：战斗行列。〔7〕左骖(cān参)：古代一车四马，中间两匹叫“服”，左右两边两匹叫“骖”。殪(yì益)：死去。右：指右骖。〔8〕霾(mái埋)：通“埋”。紫(zhí直)：栓，系绊。〔9〕援：拿起。玉枹(fū扶)：嵌有珠玉的鼓槌。鸣鼓：大声远闻之鼓。〔10〕天时：指天象，又可喻天神。怼(duì队)：怨。威灵怒：神灵震怒。〔11〕严杀：鏖战痛杀。〔12〕出不入，往不返：战士出征不想到再生还，赴战而去不考虑再回返，意为抱着报国必死的决心。〔13〕忽：指原野辽阔渺茫。超远：迢远、遥远。〔14〕带：佩。挟(xiè鞋)：携拿，夹持。秦弓：古代以秦地制造的弓最为强劲，故称秦弓。〔15〕首身离：身首异处，指死亡。惩(chéng成)：恐惧，悔恨。〔16〕诚：确是，真正是。以：通“已”，很的意思。“又以”亦可解作“又且”。勇：称其气。武：称其艺。〔17〕终：始终。凌：欺凌。〔18〕灵：威灵。神以灵，即“为神以(亦)灵”，与下文“为鬼雄”系互文。“神以灵”意为精神不死。〔19〕魂魄毅：指精神体魄坚毅刚强。

【散译】

手握吴戈，身披坚甲，战车紧连，短剑相接——啊！
 我方威武的将士正严阵以待！抬眼望去，对面旌旗一片，
 遮天蔽日；敌军人多势众，黑压压如天空乌云密集。交战

开始了，流矢交坠，箭如雨密，将士们无不争先恐后地发射着手中的强弓劲弩。恶战发生了变化！敌军冲过来侵入我方的战阵，破坏了我军的战斗队形。只见这辆战车的左骖死去了，那辆战车的右骖被杀伤。我英勇的将士临危不惧啊，果断地将车轮埋进土石中，拴住战马，固守阵地，举起那鼓槌，猛擂起战鼓，拚死抵御着。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鏖战啊，天亦为之怨，神亦为之怒；在浴血奋战中将士殒尽，尸体遍野，何等悲壮！

我们的将士原是抱着以身许国的决心的啊，出征时已不再想到生还，义无反顾地要决一死战。因为他们知道这次为国征战，前程迢迢，是难卜生死的啊！所以你看哪，将士们佩长剑，持秦弓，虽已身首异处，为国捐躯，却依然意志不屈，死而无憾！这才是真正的英勇威武啊，也才是始终刚强如一、不可欺凌的伟大品格啊！我们的可爱将士啊，身虽死而精神不死，他们那崇高的精神，将永驻人间啊；我们的英勇将士啊，生是人中英杰，死后也是鬼中雄杰啊！

【赏析】

《国殇》是屈原著名的《九歌》中的一篇。这是一首祭歌，也是一首奉献给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士的悲壮激越的颂歌。

《九歌》的“九”是表示多数的虚数词，这种歌词共十一首：《东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

鬼》、《国殇》、《礼魂》。在《九歌》中，除《礼魂》是总的送神乐曲外，几乎都是祭祀神灵的，即祭祀天神或地祇。只有《国殇》是赞颂人、人之豪杰的。所以，《国殇》可以说是相当集中地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屈原的忠君报国思想的又一体现。

楚国从怀王后期到顷襄王时期，屡次战败于秦国，损兵折将、丧师辱国。作为一个爱国者，屈原不能不为之悲慨。他一方面对楚王的昏愤无道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则深为将士们英勇无畏地为国牺牲而激动。《国殇》应是这样的情思的产物。他所颂赞的将士们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品质，是以上述的战争为背景的。

《国殇》从结构上看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段为前十句，后八句是第二段。

前十句记叙将士在前线阵地壮烈牺牲的过程。在记叙中，屈原以浓冽的笔墨渲染着悲壮的气氛。诗一开始展现的是楚国将士凛冽不可侵犯的气势，尽管他们面对的是“旌蔽日兮敌若云”的强敌，以少敌众的恶战在所难免，但楚军是那样地沉着镇静，严阵相待。头两句的军阵势态的描写，看起来写的是“形”，其实传的是“神”，决死的精神已在气氛、场景的描述中透出了。

接着是恶战，由远（射箭交战）而近（敌军冲来，短兵白刃交战）地表现了从军力的对比上，楚军原是寡难敌众的。但是，在力量悬殊的恶劣形势面前，“霾两轮分縶四马”两句充分体现着楚军将士的沉着应战、视死如归的英姿。我们可以从这战场环境的细节描写中感受到楚方将士凛冽不容侵犯的气势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这里仍是写的